

溺于流沙

丹尼斯·德威勒 著

秋叶，北极星，DKWings 译

你第一次对人开枪的时候，不会有大功告成的恍然，也不会有失不再来的怅然，和电影里演的不一样。

实际上，只有麻木的刺痛和震耳欲聋的枪声。枪会狂暴地踢打你的手，就好像一条想要逃跑的疯狗，而你拽着它的腿。它会让你分心，然后给别人带去死亡。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会有时间细想。久而久之，它们似乎也就不甚值得在意了。到了你再去回想的时候，那些特殊的细节会如走马观花一般在你脑海中回放。不是死者脸庞上的表情，也不是死者穿了什么衣服，而是枪的踢打，硝烟，还有它的气味。你把它们整合进记忆，和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这些重要的细节就渐渐被埋没在你的脑海里，如同牌戏里洗乱的牌。

人生正是如此。

我杀的第一个人叫安东尼奥·马尔巴约姆博士，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当时他双膝跪地，胸膛被开了个整齐的洞，就像香烟烫出的窟窿。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年了，我还是没记住他当时是什么样子。

溺于流沙

我正坐在餐馆里，另一头有一个来监视我的人。这是个专业人士，水平高得几乎让我觉得形单影只，这种感觉我自从进了政府以来就再未体验过。他的雇主也很专业，他们黑进了我的手机，用激光监听我和我仅剩朋友的对话，不过我不在乎。我的秘密越少，他们就会越觉得我还保有的那些更重要，不管它们实际上是什么。

我不能把东西写下来，笔记本会被人找到。我知道，那帮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翻箱倒柜。会有用伪造身份的人趁黑在我家进进出出，记录每一个挪过地方的物品，每一片阅读过的纸张。

如果在人生最后的日子还要随时随地被庄严会跟踪、监视、写进报告，大概大部分人都会感到苦涩，但我不会。再经历一遍往事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我甚至还能笑着企盼它重来得更猛烈，只要能带给我更多回报。

我曾见过证据，证明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我目睹过在别的恒星照耀下成长的生命，我登上过曾在这两个世界间穿梭的飞船，我也见识过如何只靠思想就操纵能量和物质。这些东西足够我学四辈子，四十辈子，没准还不止。

我窥见过终极真理，它藏在柯蒂斯等式里，在那堆疯人般的涂抹里翩翩起舞。它是世界的绝对真理，是我们以为是宇宙的东西的发条，但看起来只像是会计随手写下的一串数字。

在我用一生来保守的秘密中，这些等式只是一小部分。我总是以为，把它们缩成我的秘密的一个小片段之后，我就终于算是打败了史蒂芬·柯蒂斯博士，能把他的嘲讽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了。可是有时候他还是会在我的梦里出现，像个马戏团小丑一样把我生命中各种微小的羞辱表演出来，然后无声地嘲笑我，笑得泪流满面。也有的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向我招手，催我跟上。

柯蒂斯完全就是我的人生标杆，他倔强，特立独行，聪慧过人。布朗克让他在整个项目里尽情发挥，统领所有人。如果我有柯蒂斯那样的绝对权利，我也会像他一样把其他人从他在 N_4 里的地盘赶出去。

赖特-帕特森的 N-4 建筑/机库联合体就是存那个东西的地方，那个他们 1947 年在罗斯威尔捡到的外星飞船。它像个银色的轮毂盖，就那么飘在半空中，蔑视着一切，对牛顿和开普勒的理论嗤之以鼻，嘲笑着我们对它最好的解释。仿佛是觉得这还不够刺激，它甚至有个驾驶员。不过，人类的精神还真是坚韧，没过几个月，飞碟就像牌戏里洗乱了的牌一样混入我们的记忆，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里有个可乐机，离它二十二尺远的就是那个来自网罟座 ζ_3 的外星飞船。

唉，我们那时候都在想什么啊？

N-4 的楼房部分是个美国原子时代风格的砖头和不锈钢制品，像寄生虫一样贴在机库的旁边。我觉得 N-4 确实是只寄生虫：里面的岗位、规划、预算，全都是从那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银灰色东西里吸出来的。在那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关于能从这个碟子里得到什么、学会什么、偷走什么。在我记忆里，那个地方的人脸上永远充满着焦虑，仿佛一个孩子学不会加减乘除，或者够不到高处的玩具。

我的办公室在地下室，和我在芝加哥读博士的时候搞研究用的那个小窝一样，堆满了纸张、空可乐罐子和油腻的外卖盒子。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感觉上相去甚远。我觉得，我好像去了来世，好像来到 N-4 之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场梦。

我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外国科技研究组，一个姓斯台普曼的人招募的我。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当时就只是对我挥了挥他的证件，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部门。那个时候，洛斯阿拉莫斯的火箭，“铜戒”，已经可以携带原子弹了，所以我已经有了查看原子弹数据的 K 级权限。只需要把我提升到新的最高权限级别，“庄严”，我就可以加入赖特-帕特森的团队了。“还有什么能比原子弹更敏感？”我问。接着我们只聊了十五分钟，期间他给我看了两张图片，和一个已经同意加入的人员名单，我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我当时对这个项目充满笃信，简直算是狂热。我心潮澎湃，觉得自己成了超人，世界将要被改变，而我就是先行者。我的名字将要

溺于流沙

被永远铭记，会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件相提并论。我要一飞冲天了。

你瞧，这都只不过是我在第一次和外星人接触前的想法。我曾满怀希望，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像是昂首挺胸的白衣骑士，正向着世界万物的终极答案冲锋。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那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身边的所有物理学家，不如说是整个科学界，都确信终极答案就近在咫尺。我们都深信不疑，觉得我们已经登峰造极了。

飞碟把这些感觉通通驱散了。第一次见到“锅盖”（我们喜欢这么叫它）的时候，我二十七岁。你看过《绿野仙踪》吗？还记得他们第一次从黑白换成彩色画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吗？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当时我看到飞碟静静地躺在小机库里，被两个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把守着，可它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里都肯定是最高机密。

看到有文明有如此先进的技术，看到这片领地被捷足先登，我的心仿佛少了一块。离开那里之后，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异彩闪烁。那种感觉只有曾如饥似渴地探索过的人才能理解。最后如我所料，这成了一场比赛，看谁能先把这个碟子的秘密从它的制造者手里挖出来。和其他比赛一样，没人不在乎第二名是谁。从第一天起，第一名就是柯蒂斯。对于他来说，其他人都只是他用来挑错的活物。我也是那些其他人之一。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听起来很苦涩，这没错，但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确实羡慕那个男人。他的才华，他的洞察力，还有他可以摒弃成见的能力，这些最终使他覆灭的品质在我眼中都很美丽。我觊觎他的思想。我不想成为他的朋友，或者同事，或者学生，我想成为他本人。我觉得，他即便英年早逝，也已经打败了我，留我在这个世界里慢慢腐朽。

也许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可以追上他了。

关于这些文字，你，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要写在这里？为什么要这种场合写？你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扔掉，但我觉得不会。偷窥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应邀偷窥，何况现在的年轻人都痴迷于阴谋论。

溺于流沙

我和我的同事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人的记忆力。这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工作中，我们有时候会写满十几屏板书，才能得出一个问题的结论（如果能有结论的话）。我有遗传记忆：我能清楚地记住所有经历过事，就好像它们刚刚发生过一样。在我为军方工作的漫长时光里，我读过的所有草稿、方程、计划、证明，都还在我的脑子里，也能一直陪伴我进入坟墓。

现在你在阅读的就是我多年来在脑海里精心构筑的文章。如我之前所说，在庄严会面前我什么也藏不住，所以我的脑子就是我的记事本，到了有机会的时候我才会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们写下来，比如写在这里。

为了让监视我的人放松警惕，我学会了扮演一个老年人。我能坐在公园里喂鸟，能花上几个小时读报纸，还能加入那些街边的老年人，和他们一边下象棋一边逗乐子。我也一直在准备着，等待着我唯一逃离尘世的机会。过去三年，我每天都在这个餐厅里，在你找到这本书的这个地方做纵横字谜，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你现在肯定在想，为什么这本封面花里胡哨的书里没有字谜——明明封面上写了有——只有写满我手稿的普通纸张。

昨天，同往常一样，我买了一本字谜书。在相对而言最安全的地方——我家浴室里，我把这本书里面的纸张换成了你找到的这些纸张，然后小心地把书页订回原来的位置。今天的午餐时分，我没再像我的“保姆”想的一样研究哪个四字词能表示“诡计”。我写下我花了三年完善的这份对人类的最后声明。纵向 11 号要填“调虎离山”。

请随意使用我在书里夹着的一百美元的钞票。我跟你保证它是真钞。

不管它，接着说。

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期，我们就发现那艘飞船的细节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理解。光是 1947 年，就有四个人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离职”（那时候，我还幼稚地以为真的是“离职”）。有些发现的数学原理（一些是来自飞船，还有一些我听说是来自那个驾驶员）让我们绞尽脑汁。那时候，我感觉人

溺于流沙

类在科学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正在我的脚下支离破碎，于是我不止一次认真考虑过开枪自杀。我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我，或者说阻止了我脑海里催我自杀的合唱。不过，某一天开始，我的思维突然又澄澈了。只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在一个疯人院里醒来，四周都是胡言乱语的囚犯：那个我一直强迫自己融入的那个集体把我排斥在外了。

我们碰到了一堵墙，没人能再前进一步，所有人都在抓挠那堵墙，像被困住的野兽。当然，除了柯蒂斯。他依然在悄然而粗暴地稳步向前。他花在飞船上的时间比谁都多。是柯蒂斯发现了如何启动飞船的“马达”，是柯蒂斯计算出了它运转时微小的时间膨胀，是柯蒂斯发现飞船里可以维持重力。柯蒂斯，柯蒂斯，还是柯蒂斯。那个时候，每一项重大发现都是柯蒂斯做到的，直到七十年代都没人能超越他。我们余下的这些人就坐在台下鼓掌，用闲聊来维护我们的同志友谊，即使这些应酬一开始就不是真心诚意。

十二月的一天，路易斯·蒙哥马利发现柯蒂斯像只虫子一样被压扁在地，他上方是飞船里的一个几何印记的复制品。路易斯说他像被车碾平的葫芦一样血肉四溅。虽然我没亲眼见到那个场面，但我总是在心里想象它，并因此得到了一些快慰。它让我感到温暖幸福，就好像终于破解了一个困扰已久的秘密。他们说，那个符文对外投射出了 190G 的重力，相当于土星五号起飞时宇航员所受重力的 10.9 倍，或者让人以时速五百英里撞上一堵墙。他周围的路面都因此下沉了十六分之一英寸。

那场面一定美妙极了。

死前的当天早上，柯蒂斯站在机库里的一个凳子上，在一块离他头顶大约三尺的木头上刻下了那个符文。之前他发现，这个符文（飞碟里也有，不过比他刻的小很多）就是飞碟里重力的来源，虽然原理不得而知。哪怕是飞船被倒置，里面的一切也都仍然保持水平。从外面看，里面的人就好像倒立在天花板上。

那块刻着符文的木头后来被挪走了。它虽然一直在投射 190G 的重力，但是却不受到任何反作用力。人可以用手拿着

它的另一面，用它削平砖墙，撕裂肉体，击中五十英里外的目标，而不受到反冲。光是这个问题就把四个人送进了那个“精神病院”（那时候我还以为真有这么个地方，真是幼稚）。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很常用的医院。治疗方案：后脑，两发子弹。病房：新墨西哥州梅萨维德的一个石灰坑。疗程：永久。我知道的人里有好多去了这家医院，然后完全痊愈了。

直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柯蒂斯要刻下那个符文，他是怎么学会的，他又为什么要把那个符文刻的比原版的大。说实话，那时候的我也不关心。我只是觉得，似乎他终于被积攒已久的疯狂淹没，被自己的才智压垮了。

可真的是这样吗？

他的笔记里有浩瀚的启示。他的等式被叫做“白纸”， N_4 的其他组员提起它时总是满怀敬意。如果物理学也有圣经的话，这些等式就是它的《创世纪》：一张白纸，两面加起来有三十四等式，每面上还有一个词。

那个词是“逃”。

当然，其他人忽视了这个词，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被外星科学压死的人的信手涂鸦。不过自从我有权限阅览它以后，我就意识到了，其实这件事我一直都想做，也一直都在准备做：逃。柯蒂斯出事之后的那个十二月下旬，我和安东尼奥·马尔巴约姆博士被授权研究柯蒂斯等式。上面的人说，希望我监督着他一起做研究可以避免之前的悲剧。杀了他之后我才知道，他也是被这么指示的。如果我不杀了他，他肯定也会对我扣下扳机。

我们两个都被指示要密切关注彼此，因为对方的精神绷得很紧，情绪恶化得很明显，出了很多问题，但对方很聪明，对研究必不可少，像是个聪明又危险的工具。

1949 年的那天之前，我从来没摸过枪。而碰到它的一瞬间，我那些孩童时代的模糊记忆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我没办法只用枪瞄准射击，而不去听轰鸣的声音，不去看着目标在我眼前支离破碎。握着沉甸甸，冷冰冰的枪，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兴奋。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手枪放进屁股上的枪套里。

溺于流沙

我们在 N-4 的地下一个无菌小房间里做研究，一人研究一部分柯蒂斯等式。房间摆着简陋的木凳，头顶上的荧光灯时而像昆虫一样嗡嗡叫，时而咯吱作响。安东尼奥·马尔巴约姆，我以前没和这个人打过照面，但是我很熟悉他的工作成果。

我们从一开始关系就不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明白为什么。我们第一次在那个小屋子里见面的时候，我和他在那个瞬间都想着相同的事：这个人为什么带着枪？疯了吧！

现在回顾过去，当时的情景很怪异，从我们在“地下室”里相遇开始，我们两个就都计划着谋害对方。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坚信自己才是那个英雄，是好人，而其实我们两个里只有一个人是。

给你个提示：我不是，所以我还活着。

我们开始研究，解剖那些和那艘飞碟一样怪异恐怖的新物理学。我们开始渐渐对对方敞开心扉，发现我们似乎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开始学会互相交谈，假装无视上面的命令，假装忘了自己的枪，假装我们能摒弃前嫌，只为一同寻找万事万物的终极答案。但是我从来没忘记我的处境，即便是第三十次带着如同画上的假笑走进那个房间时，我的枪依然上着膛。马尔巴约姆当时的想法已不可知，但是我情愿他也对我充满怀疑。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希望在想象着你死我活时找到一丝慰藉。

九月的那天，马尔巴约姆在地下室里突然开始大喊大叫，而与此同时我已经把枪握在了手里，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掏出的它。我的手没有颤抖，子弹在马尔巴约姆的嘶吼声中穿过了他的胸膛。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当时觉得那是我复仇的唯一机会。在史蒂芬·柯蒂斯博士过世一年多以后，马尔巴约姆博士破解了他留下的启示，以后马尔巴约姆迟早会来折磨我。

我当时很清楚，我恨他。

如我所说，他死了，是我打死的。我被当作 N-4 的忠诚成员并受到了表彰，后来我就因此一直呆在组里。没人怀疑过真相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他们马尔巴约姆疯了，开始破坏他

溺于流沙

对柯蒂斯等式的研究手稿。他们没问多少问题。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

在庄严会余下的岁月里，我用像劳累的孩童一样无精打采的双眼见证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福里斯特尔“死”了、肯尼迪被刺杀了、朝鲜、越南，还有水门事件。1972年，“锅盖”毁于一场意外。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局丧心病狂地接触了飞碟的驾驶员。1980年，他们签署了那个出卖了一切的协议。不过这些事其实都对我没什么影响。

那些年里，我一直呆在N-4地下的私人房间里，在一面又一面黑板上研究那些手稿。到了1965年，我已经对它们烂熟于胸，于是我再也不用书写了。那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如同一卷磁带一样翻来覆去。对我而言，除了研究马尔巴约姆残缺的手稿和柯蒂斯等式以外，其他都是次要的。

不久前的一天，我坐在门廊前的摇椅上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了。那答案像肥皂泡一样轻盈透彻，好似一束清晨的阳光照在岩石上。我为了答案殚精竭虑，但它其实一直都在我面前。在我整个科研生涯中，这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只体验过很少的几次，但是那几次和这一次相比都算不了什么，我迄今为止体验过的一切尘世的快乐和它相比也都算不了什么。我知道，只有一件事会比理解它更美好，那就是把它付诸实践。

这个最后的等式，解释起来很困难，不过我会尽力的。我曾冥思苦想，想把它阐述给没有相关背景的人听。但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是对于科学爱好者，如果不把这些等式完整叙述，也没办法说清楚。所以我要用下面这个比喻。

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呆在一间屋子里，面前有一个拼图需要你拼。有的人比别人拼得快，拼好了以后就可以从屋子里的唯一一扇门离开。有的人一直拼不好，但会被门另一边的声音呼唤。这房间，这拼图，还有这门就代表着这个世界。

可如果有一天，在你研究拼图时，发现它自己动了起来，变得和房间里的一切一模一样，从这间屋子，到它的部件，再到你，哪怕是在最入微的细节上也完全相同，那时你该怎么

溺于流沙

怎么办呢？这件事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挪动拼图，房间里对应的东西会改变吗？这倒不会。

你冥思苦想，研究拼图的本质，直到后来或早或晚的一天，终于你想明白了，也许你和这个拼图处在一张更大的拼图里，在某时某地有一个无法名状的巨人在拼着它的拼图，而你就在它的拼图里起舞。

你能做什么？某些存在控制着你，而它们又被别的存在控制，层层叠叠无穷无尽。你可以一边拼拼图一边思考如何跳出这个圈子。你知道，你拼拼图的时候，你也在改变别人的命运，别人的拼图。但是如果你自己也在被别人操纵，那么你的行动就不是在遵从你自己的意愿，因此别人的命运也不必由你来承担责任。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会在你拼拼图时慢慢吞噬你。直到某一天你灵光一现。

你还可以放下拼图。

你现在在屋里站起来，环顾四周，别被那吸引你的拼图分心，打开那扇虚假的门，走出这个虚假的屋子，你会发现你一直忽视了无穷无尽的广阔天地。

那片天地在概念上完全不同。你如果没有意识到它，它就不存在。而在你察觉到它后，它也不需要存在了。它包罗万象，是绝对完美的永恒之地。

柯蒂斯尸体被发现时，他们忽略了那些重要的事，等到我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也会忽略，但是你不会。柯蒂斯竭尽全力留下的东西只能被称作提示，因为这问题的答案无法强加于人。我在这件事上应该也算竭尽全力了，毕竟我正受着重重监视。现在你手里握着的就是我劳动的结晶。它是我最后的陈述，最后的告解，是我在这个我们叫做现实的幻境里毕生所学的浓缩。

以后，我不知道前会方会有什么。我只在梦中对未来有过惊鸿一瞥，那是一个比现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更完整，更健全的地方。在现在这个世界里，我是一个局部作用，是几十亿条物理定律的结合体，是上帝无心插柳的产物。我们只是附带的产物。

溺于流沙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所以人呐，总是自以为万物之长，
其实更有未知的天阶还在人上，
推动命运，达成目标，
却不知皆是管中窥豹。

柯蒂斯是否想过，自己能抵达更上面的天阶？我现在知道了，他知道他能做到，而我也即将去做。

与我遇到过的其他伟大的老师一样，柯蒂斯也是若即若离的。他严苛，尖锐，但是教给我的知识多到我无以为报。回顾我的一生，我才艰难地意识到，我整个人生都是一场愚蠢的闹剧，仅有的例外是我和他相处的那短暂几年，以及我花在学习他成果上的那些时光。不过到了现在，我终于有机会给他展示我的成果，让他为我骄傲。我今晚就会出发。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语言。

Drowning In Sand, 节选自
Delta Green - Tales from Failed Anatomies
(美) Dennis Detwiller, Robin D. Laws 著
秋叶，北极星，DKWings 译